

闲话文人

张光范

美食家于右任



于右任

著名爱国诗人、书法家于右任，长髯飘飘一辈子，所以又叫于胡子。他是晚清举人出身，国民党元老，也是著名的记者、报人，当然，还是美食家。

1927年秋天，于右任携夫人与国民党元老李根源，到苏州太湖赏花游玩。船到灵岩山下的木渎古镇，见岸上有家馆子叙顺楼，时近中午，大家饥肠辘辘，于是登岸就餐。当时老板以招牌菜斑肺汤、三虾豆腐、白汤鲫鱼等招待于右任一行人。这道斑肺汤是由斑鱼的肝制成的，斑鱼光滑无鳞，状如河豚，但只有两三寸大，又叫小河豚，是太湖特产。

于右任尝了斑肺汤之后，大为赞叹。忙向店家打听菜名，由于对方说的是吴语，他将斑肺误听为“鲃肺”，当即索来纸笔，赋诗一首：“老桂花开天下香，看花走遍太湖旁；归舟木渎尤堪记，多谢石家鲃肺汤。”从此，这道菜也就真的改名叫鲃肺汤了。现在这道菜依旧是苏州名菜。

于右任的家乡在陕西三原县，他每次回家省亲，必吃家乡的特色菜。一次回老家，他听得有一家叫明德亭的餐馆，辣子煨鱿鱼远近闻名，于是专门去吃这道菜。他一身便装，和大家一起在门口等位，恰好被来此用餐的三原县长认了出来，忙请进饭馆。厨子张荣见于右任亲临，自然不敢怠慢，使出全身解数烧制了一道辣子煨鱿鱼。尝罢，顿觉肉质绵润、香辣爽口、滋味醇厚、回味无穷，当下赞不绝口。

用餐后，于右任掏出银元买单，张荣哪里肯收。于右任叫人拿来纸墨，挥毫题下“明德亭”三个大字，并落款“三原于右任”，此事也是一段佳话。此后，于右任每次回故乡，都必去明德亭，品尝辣子煨鱿鱼，辣子煨鱿鱼至今仍是陕西名菜。

于右任讲究美食，十几年里，他吃遍了南京的京苏风味菜馆。如夫子庙秦淮河畔“老万全”的京苏大菜，头菜是“素鱼翅”，用上等龙口粉丝、虾蓉、鸡脯、蛋清等原料而精制，使于右任赞不绝口。其他如“炖菜核”、“芦茎鸡脯”、“炖生敲”、“熏白鱼”等名菜，也深受于右任喜爱。此外，“绿柳居”、“马祥兴”、“邵复兴菜馆”等菜馆的看家名菜，如“贵妃鸡”、“一棵松”、“金腿里梅炖腰酥”、“贡蛋炖海参”等，于右任都多次品尝过，还曾应店老板之请为其京苏名菜题联、赋诗。

于右任一生为无数餐馆饭店题写过牌匾，也结交了无数名厨朋友。这里面最有名的餐馆要数南京马祥兴菜馆。这个餐馆开业于清道光20年，原设于南京雨花台中华门外米行大街。在上世纪20年代时，餐厅以经营烩八样清真菜为特色，主要菜品有美人肝、松鼠鱼、凤尾虾、蛋烧卖等。于右任为其题写“马祥兴”匾额，使这里成为国民党要员经常聚会的地方，据说白崇禧也是饭店的股东之一。国共和谈时，张治中曾在这里设宴招待周恩来。

1945年9月6日，于右任设午宴招待毛泽东、周恩来和王若飞等赴重庆谈判的代表。据说菜单是于右任亲自制定的，包括毛爱吃的红烧肉、干煸苦瓜、虎皮辣椒、糖醋脆皮鱼。当然还少不了于右任的看家菜：辣子煨鱿鱼。因为是陕西人，所以于右任和毛泽东同样嗜辣。两人的共同处当然不只在菜品的口味上，他们也都喜爱诗文、书法。据说宴席上两人聊起诗文，毛泽东大赞于右任《越调·天

净沙》“大王问我，几时收复河山”发人深省。

作为美食家，于右任非常喜欢平民化的菜肴。他曾说：人生就象饮食，每得一样美食，便觉得生命更圆满一分，享受无味甘美，如同享受色彩美人一样，多一样收获，生命便丰足滋润一分。有人或许会问：于右任为官多年，尚属清廉正派，如何有那么多钱供他品尝价格不菲的京苏大菜？这就要说到于右任的书法了。

那时，登门或辗转相托求于于右任墨宝的人很多，多为达官贵人、名流富商。于右任起初拒收酬金，怎奈薪金收入有限。而且，他除了养活老小十余口子，还得接济向他求助的陕西老乡和袍泽家属，压力不小。

于是，于右任指示秘书可酌情收取求书法者的“润例”，对清贫之士则仍一文不取。这一来，于右任的业余收入颇为可观，上海商界大亨刘鸿生曾托请于右任为其父撰写墓志铭文一篇，就付“润例”2000银元，足够美髯公开销半年的了。

品鉴物语

陶琦

说匱

国家博物馆的官微曾与网友互动，发出一张玉器的照片，让大家猜名字和具体用途。玉器呈长椭圆的勺形，无盖，前有流，后有雕成龙头的螭，底部略小，沿口四周和圈足都有饕餮纹，器身则刻有花草图案。整个形态弧线流畅，古朴典雅，极具观赏性。很多人猜是饮酒器，或盛浆汤的食具。实际上这是一只匱(yǐ)，是流行于先秦时期的盥洗用具，自从战国末期与古人生活做出了切割之后，匱于往后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里，就只是作为一种器物见证，供人缅怀上古文明的宁馨气息。

商周时人，遇到有贵客前来，或者重要的礼仪场合，都要由侍者用器皿盛水，给贵宾浇水洗手，另用一个木制的托盘承接污水。最早的盥洗用具是盂，匱是西周中期才出现的替代品。“匱”字就是根据六书的“会意”造字法，把两个字组合在一起表意。“匚”为受物之器，“也”为延伸，两者组合成字，就表示向外延伸的盛水用具。《仪礼·既夕礼》：“两敦，两杆，盘匱。”汉代郑玄注：“此皆常用之器也。”匱的功能，就相当于现代的水瓢。《左传·僖公二十三年》：“秦伯纳女五人，怀嬴与焉，奉匱沃盥，既而挥之。”匱在平凡而又漫长的岁月里，是周人生活中必不可少 的盛水容器。

最初匱都是用青铜铸造，基本造型为前端往上昂起，形成了倾水的流，也有直接铸成兽首状的，水是从兽首的口中倒出。后端的螭铸为龙头，衔于匱尾，龙身往上探



春秋青铜匱一套

起，弯弧如弓，形成了瓢把子，方便人手执拿。大部分青铜匱的底部都有四足或三足，同样铸为龙形或兽形，整个器形，像是一只昂首站立的动物。也有一些底部扁平、容易置放的匱，是无足或铸成圈足的。匱的沿口和腹身，常用饕餮纹、云雷纹、线纹作为装饰。有些匱还刻有铭文，上面记录的宝贵资料，兼具了表意和装饰的双重功能，犹如上古时代的忠实信使，负责向后人道出历史真相。

匱通常与承接污水的木托盘一同配套使用，合称“盘匱”。《国语》曰：“一介嫡男，奉盘匱以随诸御。”由于“盘匱”也是操持家务，或作为侍从、仆役的代称，到了汉代，匱

虽然已经退出了生活舞台，不再是日常的实用器皿，但人们仍然用玉料雕刻成匱，作为赏玩之具。而且一直到清代，人们仍习惯把形状像瓢、盥洗时舀水用的器具，称为匱。如《聊斋志异》里聂小倩的故事：“女朝旦朝母，捧匱沃盥，下堂操作，无不曲承母志。”匱在华夏文化体系里，既以独特的艺术造型优化着日常生活，也传递着青铜时代的基本资讯。

匱在当今的一些拍卖会上，经常也会露面。玩家对匱的来历、用途、时代源流、材质、艺术风格有详尽了解，是必须掌握的知识，也是一门重要的器物鉴定学问。

百味书斋

唐宝民

陈映真阅读鲁迅



陈映真

陈映真对鲁迅的最初印象，是缘于少年时代在父亲书房里的一次“偶遇”，那一天，在堆积如山的书中，他发现了一本鲁迅的《呐喊》，便兴致勃勃地开始阅读，这一读就放不下了，“耽读竟日终夜”，他也随之走进了鲁迅的精神世界，从那以后，“阅读鲁迅”便成了他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，他的精神气质也与鲁迅越走越近，在不断的阅读中，终于有了“较深切的吟味”，这本书便成了他思想的启蒙，陈映真曾为此感叹道：“那时候，对于书中的其他故事，似懂非懂……随着年岁的增长，这本破旧的小说集，终于成为我最亲切、最深刻的教师……少年时代的那本小说，使我成为一个充满信心的、理想的、并不激越的爱国者。”在白色恐怖年代里的台湾，鲁迅著作被列为禁书，因此，读鲁迅的书，是一种危险的行为，但陈映真却冒着危险坚持阅读鲁迅，后来，陈映真因参与民主运动被捕，被判入狱10年，其罪名之一便是“阅读和散布鲁迅作品。”鲁迅的作品，启蒙了少年陈映真，自此之后，他确立了作为一名作家和知识分子的使命：“不与说谎者一起说谎、不为独裁暴政粉饰，为千万在天涯海角中沉默地遭受苦刑、逼迫的人说话，为人的自由和正义冒死歌唱和控诉，是作家与生俱来的责任。”

陈映真的创作，受鲁迅的影响极大，陈映真的多篇小说的母题都是来自于鲁迅，陈映真继承了鲁迅的批判性、对社会的敏锐洞察及对弱势群体的深切关怀；鲁迅于他而言，堪称“精神之父”：“鲁迅给我的影响是命运性的。在文字上，他的语言、思考，给我很大的影响。至今，我仍然认为鲁迅在艺术上和思想上的成就，至今还没有一位中国作家赶得上他。鲁迅的另一个影响是我对中国的认同。从鲁迅的文字，我理解了现代的、苦难的中国……鲁迅作品虽描写中国的落后与黑暗，但全是出自他的关怀和热爱，使我从小就认识到中国内地是自己的祖国……虽然鲁迅作品中有很多的讽刺，但比讽刺多好几百倍的，是他对人民的感情和爱护。因此，我从小就笃定这国家是我的，我要爱护她。鲁迅给了我一个祖国。他影响着一个隔着海峡、隔着政治，偷偷地阅读他著作的一个人。”

鲁迅先生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七十多年了，反观当下中国文坛，能够坚守鲁迅先生那种精神信仰、用先生的价值标准来要求自己的作家少之又少，先生所呼唤的那种“精神界之战士”更是后继乏人，许多作家都在金钱和权力的丛林中迷失了方向，离

鲁迅先生越来越远了。但陈映真却在遍地泡沫的堕落时代，毅然扛起了鲁迅的旗帜。内山完造在鲁迅先生的葬礼告别仪式上说：“先生说过，道路不是原初就有的，一个人走过去，两个人走过去，三个人、五个人、越来越多的人走过去以后，才有了道路。当我想到在一望无垠的荒野中孑然独行、而且留下鲜明足迹的先生的时候，我觉得，不能再让先生的足迹被荆棘所掩盖了！”陈映真就是沿着先生的足迹默默前行的“精神界之战士”，在荒草和荆棘中重踏出了一条新路。

异域风情

吴建

冬日狩猎

立冬过后，江海平原上水稻、黄豆等秋粮都收割殆尽，麦苗、油菜等越冬作物全匍匐在地抵御严寒，草枯叶落，原野上无遮无挡，野兔子、黄鼠狼、碳猫（一种偷食家禽的土猫）等没了藏身之地，只好躲进农民堆积的稻草垛里，正是猎人们捕猎的好时机。

平原上飞禽走兽少，更没有凶猛的野兽，因此也没有专门以捕猎为生的猎手。江海平原上的猎人主要活跃在冬闲时日。他们的捕猎工具一般有一张长两丈有余，宽七八尺的大网，一根削尖了的长竹竿，以及一把自制的土猎枪。猎枪木柄铁管，约一米来长，子弹是黑火药铁砂子，一枪放出去，几里之外都能听到枪响。此外，他们都有一只凶猛的猎犬，平时训练有素。

猎人们多半是在下午活动，一则是此时暖和，适宜户外运动，二则是黄鼠狼、野兔等此刻都饥肠辘辘，正等待时机、蠢蠢欲动。猎人们牵着猎狗，走村串户。每到草垛处，他们便放猎狗围着草垛转悠，猎狗摇头摆尾，边走边嗅，遇着藏有黄鼠狼的草垛则狂吠不止。于是，猎人迅速将网罩在草垛上，箍得严严实实，接着用竹竿往草垛里平刺，嘴里还“嗷、嗷”大叫以张声势。不一会儿，吓破了胆的黄鼠狼终于按耐不住，惊慌失措地从草垛深处窜出想外逃，但一钻出草垛就撞在网上，敏捷的猎狗一看见黄鼠狼就猛扑上去，张口咬住，黄鼠狼当然敌不过猎犬，乖乖地成了猎人的俘虏。堆得整整齐齐的草垛被猎人弄乱了，但主人决不会责怪，因为黄鼠狼偷吃家禽，农民们对它恨之入骨，必欲除之而后快。也有狡猾的黄鼠狼，一听到狗叫，情知不妙，没等猎人张网就从垛里逃出，机敏的猎狗早已看到，立即紧追不舍，黄鼠狼善于奔跑，猎犬往往追上好几里才将其捉住。打野兔最难。兔子极为警觉，一有响声便立刻逃窜，而且奔跑速度极快，连猎狗也难撵上。这就需要动用猎枪了。猎人大都枪法较准，基本上是一枪打中，如果第一枪没打着，那没指望了，因为野兔早已跑得无影无踪了。

一冬下来，猎人们个个都能猎获上百只黄鼠狼或野兔。猎人们将打来的猎物剥下皮毛，晒干出售。黄鼠狼皮、兔皮都很贵重，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张黄鼠狼皮能卖好几十元钱，一个冬季猎人靠打猎就能狠狠赚上一笔，也算发了个小财。黄鼠狼肉、兔肉鲜美肥嫩，猎人自己吃不完，就送给左邻右舍、亲朋好友，当时人们生活条件不好，餐桌上鱼肉极为鲜见，但亲友邻居得到这些野味，除了尝尝鲜外，其余的都舍不吃，而是腌制起来，留待过年招待客人做几盘高档菜。

平原猎人除了冬闲猎取黄鼠狼、野兔之外，平时基本无用武之地，偶尔就打打麻雀、野鸡，但这些无经济价值，无非是为了嘴馋时打个牙祭。

如今，平原猎人已很少见，一是国家提倡保护野生动物，维护生态平衡，二是老猎人大多不在人世，他们的后代又不屑做这事。改革的大潮汹涌澎湃，虽然黄鼠狼、野兔们并没有绝迹，但猎人们的后代却有了更广阔的生活天地。